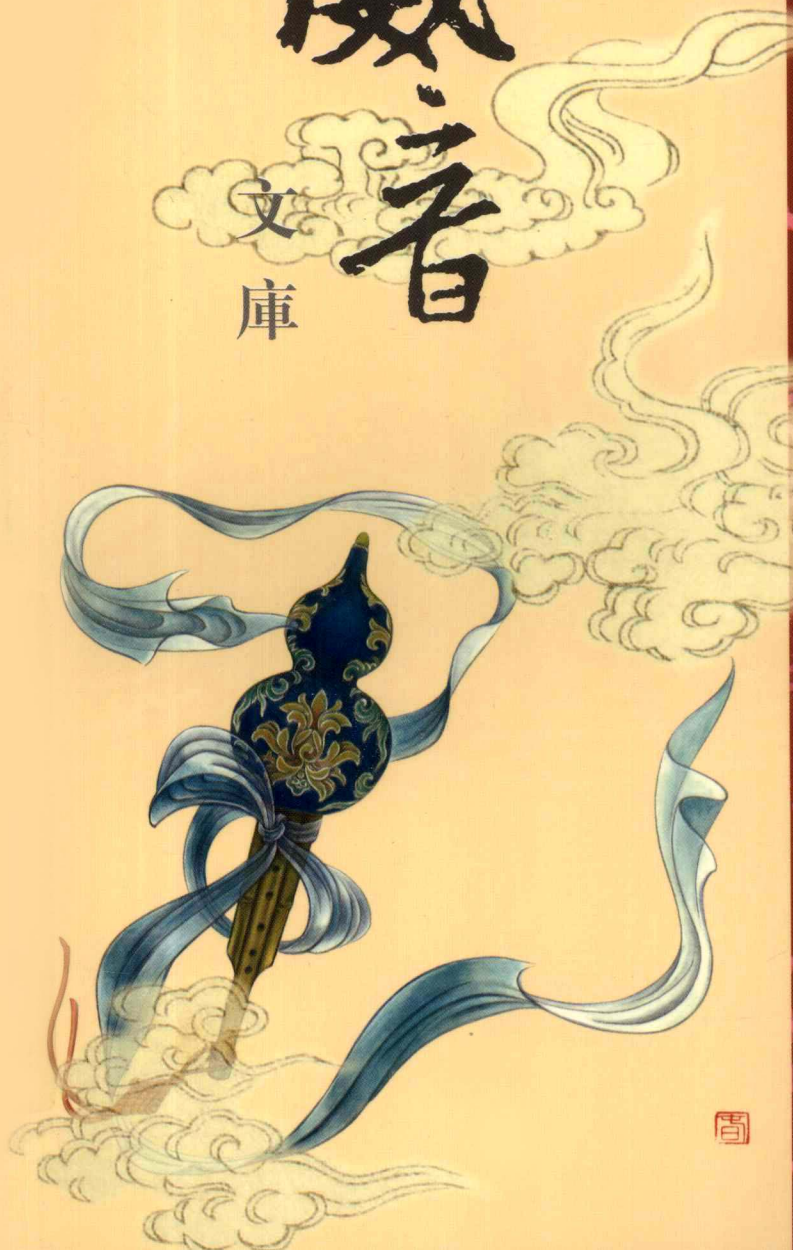


論說
(二)

吳立民 主編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威者

文庫





威音文庫

論 說

(二)

吳 立 民 主編
香港志蓮淨苑文化部 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編輯者言

這第三十六期又是本雜誌第二周年的終刊了。記得第一周年的終刊，我曾於卷首做了一篇《編輯者言》，敘述一年間的經過及對於佛教界的希望，篇末還引著一個「警策偈」向讀者諸君念誦道：

今年已過，伏願大眾，念念無常，勤行精進。

光陰真迅速，不轉瞬間又是一個「今年已過」了，那警策偈中所說的「命亦隨滅」多值得我們驚心。讀者諸君，諒多精進，不致虛度這一年的寶貴光陰。至於本刊這第二周年的經過，也似應約略的敘述一番，好為將來的第三年間，作個順序進行的打算。同時編者還有點對於國內佛教界的希望，不得不說說，所以今年終刊又有這第二篇的《編輯者言》。

大凡一種刊物，若是順序的次第的，一期一期的含接著，當然的久而久之，會後後深於前前。以本刊論，誠不敢說今年的內容，比去年如何高深，但是一期期含接

著，決不能拿去年說過的東西，今年重複的再說。在這一點上，我們都不免有了些困難，請將今年接到的各處來函，關係於這點的。略述於左：

有幾位讀者，是從今年訂閱，不曾見去年本刊的，又有幾位看過去年三五期或是隨便瀏覽過全年亦不甚注意的，他們來信，每每請求本刊將某宗的概要說說，或是某經的大義談談。其實皆是本刊第一年内講過的，我們除了將第一年本刊寄去或是回信請他細看某期外，對於他們重新敷衍的希望，真是無從容納。

有幾位讀者來函，對於今年本刊的演壇，非常隨喜，而對於密乘專著等，以為是專門的研究，非普攝羣機之亟務，尤其是初機學人，無論說得如何淺顯，看了總自覺不如演壇親切。同時又有幾位讀者來函，說從本刊的密乘專著諸文研究，很見得本刊的真實有用，不似普通的膚淺勸信杜撰佛學，演壇當機雖廣，若要真實講求，還是希望我們努力這些真實的研究。似此就令我們為難了，今年一期期的篇幅增加，就是為了這個要雙方的兼顧，明年呢，將排《演壇》於第一欄，《論說》則隨時有無，而《專著》、《密乘》等仍繼續的益求淺近切實。

又有幾位讀者來函，請用通信方法，指示看經的門徑，或逕有願裏糧相從，作數月或一年間的參學等等。本刊同人，自顧淺薄，不敢承當。然而從這幾封信上，一方面可以看出我佛學界的饑荒，又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學然後知不足，本刊雖於大法弘揚無多裨益，似乎喚起人向學之心，也不無小補呢。

本刊今年的《密乘》，只講完了《大日經》的《住心品》，很承幾位學密的讀者來函許可，同時也很有幾種要求。

有的說，既《住心品》講前，先勸事修，便請將事修的方法講講。

有的說，各種儀軌，日文講說很多，何不譯出刊入《密乘》呢。

有的說，已經學過大隨求法幾印幾明，請問是這樣學的不錯嗎。

有的說，已經得過學法灌頂，今欲請教幾件事，務望指示。

再有幾封信，更不必復述了。且就這幾條，我們已有不少的感觸。一、我們從他所問的幾件事或是所說的

已學上，感覺得他們的教學，不免粗疏輕忽。二、學密除上根大器外，多半是迂迴之機，假使一般人，不獨密教教相未學，並顯教大義，亦不明了，要他們從何處迂迴而入呢。三、若要密教復興，非有真實的人，充足的力，整個的打算，順序的進行，恐難收效。若只一二闍梨，百十學徒，作幾天的聚會，學幾支的行事，教無宗主，學無倫次，只怕沒多大希望的。這幾種感想，說來話也很多，本刊的《密乘》，先講《住心品》，在密教教相的根本上，以及對於國內學密者應當首先的貢獻上，實在是因為《住心品》最關緊要。明年當有續講的密教經論，並擬將關於密教安心的諸說，擇要介紹。至於「解說儀軌」、「記述所作」的書籍，我們雖搜集了不少，須知此等典籍，向賴傳抄，近年日本雖間有刊行之事，亦惟先集已入壇者會員若干名限印若干部，此中有種種關係，非可刊登雜誌廣為流佈者。但是我們審機，在需要的可能的範圍內，總當力求本刊的密乘欄中，多載些有實用的材料，這是可以預告的。

今年夏間有一位讀者，投函本刊，論列佛教界現狀，頗有見地，爰錄其一段云：

（上略）今在家學者有三病：病在不修，病在不知修，病在知而不修。求道非誠故不修，在家道晦

故不知修，境欲所囿好爲避掉故知而不修。出家學者亦有三病：病在不學，病在不知學，病在知而不學。不學者由於積習難返，不知學者由於教導無師，知而不學者，由於一經之明一義之悟已滿然自足爲人師矣。爲師復有病：病固，病陋，病私其徒衆而又無以教化之，教學交爲病，不有以救之，道其終不明也。救之不一端，改宗制，興義學，參訪印藏，探問歐日，尤根本切要者。厥爲整理國故，羅列宗致，使人自知趨向，知之也審，修之自切，講學既明，道障自除。惟此事至難，自漢明以來，宗派多岐，陳義繁雜，興廢無常，統紀其詳，向無專書，其難一。會昌而後，典籍散失，各宗僅存，每有出入，將欲叙列，難爲去取，其難二。禪離文字，其傳亦僅，禪盛教亡，在昔堪嗟，今禪亦失，更可悲嘆，其難三。蒙嘗於此，留心有年，貴刊初行，若相冥契，後有撰述，宜仍注及。（下略）

本刊自接這封信，便與他往復商榷，繼而時相親近，最後遂勸請他做這一類的文字，竟承他慨然允許。我們與他，已有幾個月間的共事，認識他的修學，實在值得欽佩。他的作品，已有了眉目，明年本刊中，便當與一般讀者見面。我們有時見他握管，甚費躊躇，每遇難題，公開

研究。又只見他拿著一部什麼「史」什麼「史綱」的書說道，這種敘述方法也不錯，不過依據經的譯主來歸納宗屬，就混亂了事實不少，又說那種敘述方法也不錯，不過憑藉時代作背景來論宗義，也牽強了教義不少。或是說這種「綱要」，詳略失當，或是說那本「概論」，缺失承傳。至於他自己呢，總要作成一種「誠實的」、「淺露的」順事順理的敘述，輕易不肯有什麼「翻案」，有什麼「發明」。他神識雖遠，卻是一雙近視眼，戴着一副大眼鏡，又每自掀著眼鏡笑著說：「我近視眼鑑別的古董，錯了時，人家也得原諒。」我今併其所說，先為介紹於此。

再從本刊的《新聞欄》，統計一年來國內佛教界的經過，值得我們歡喜的事也不少，試彙列之，如：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|------------|
| 新修塔廟 | } | 這是關於興福方面的 |
| 重興古剎 | | |
| 議印大藏 | } | 這是關於弘教方面的 |
| 弘講經論 | | |
| 名流奉佛 | } | 這是關於護法方面的 |
| 夏軍長設千僧齋 | | |
| 佛徒救災護國 | | |
| 組織佛教團體 | } | 這是關於新發展方面的 |
| 籌辦佛徒實業 | | |
| 外人來華學佛 | | |

尤以「政府明令保護廟產」及「保障佛徒權利」一事，仰見國家尊重約法之誠，亦足防止許多地方流痞的搗亂摧毀，雖未得積極的扶掖，已算是消極的維護著了。同時那值得我們悲嘆的新聞也不少，試再列之，如：

內戰摧毀古寺
黨部搗毀佛庵
政府反對留學康藏
蒙藏委員會力剷宗教
各處侵奪廟產
掖縣明藏被焚

以上是外力的摧毀。

中國佛教會內訌
佛家古物寶典流入外邦

以上是內部的敗壞。

我們是抱樂觀的，無論到了什麼冷酷的時候，遇著了什麼殘忍的事故，總不肯自己絕了希望，所以對於這些外力的摧毀，也只說是促進的機緣，對於這些內部的敗壞，也只說是過度的現象，何況我們見聞不廣，各地的潛德幽光，本刊必有很多是缺於記載呢。至於芸芸大眾，酣夢沉沉，東方白了罷，金鷄唱了罷，過了今年，只

好作為明年的希望，讀者諸君，請看明年本刊的新聞，諒該有些好消息罷。

上面已叙說本刊的今年經過及來年打算，此外我們對於國內佛教界還有幾種希望。是：

希望一般學佛者，發真實心，向精深處探求，現在學佛的多，而淺嘗輒止的也多，這是不好的現象。

希望一般弘揚的人，要審機量力，寧可題目小點，務必堅持其志，專注其事，若隨世浮沉，因時變易，必多唐勞。

希望佛教會，切實團結真實負責。

這幾點希望，看似平常，在目前卻很切要，做到時也要努力，光陰過去很容易，讀者諸君，切莫使我們的希望，年復一年，我今仍將去年年終的那個偈子朗誦著，今年已過，伏願大眾，念念無常，勤行精進，編者合十。

（《威音》第36期）

編輯者言

這第四十八期又是本雜誌第三週年的終刊了。每當一年之終，我便要誦那警策偈，勸請精進，想諸仁者，這一年來，必然精進無量。本社同人，深自慚愧，上半年間，受了淞滬戰事影響，便無法抵抗，下半年間，那主要執筆人，又遭病魔纏繞，所以這第三年的終刊，直到今日，始得出版，這是我們很抱歉的事。

本刊發行之初，原只預備一年，迨第一年終，承諸閱者獎掖督促，乃有第二年之續刊。然人力財力，亦僅預備第二年之一年而已，迨第二年終，諸閱者又督促有加，而刊中多有長文，亦尚未完篇，於是乃復有今第三年之續刊。此一年中，接各處惠函甚多，或謂因讀敝刊，於向所不了經典，漸能悟入，或謂學佛多年，因讀敝刊而得知趣向，或謂向於密教，多所疑謗，因讀敝刊，不覺深自懺悔。而尤以貴州的持省法師，對於敝刊演壇之說淨土者，深為隨喜，茲錄其來函中一段云：

(上略)持省自去接管東山，即成立長期念佛會，自十月一號起，至二月止，召集全山僧衆及居士等，每日舉行，嗣後定爲成規。在此期間，即將貴刊演壇，逐段講演，受益實深，更將此演壇，印成專本，藉廣流傳，亦以報貴刊法乳之恩也。

淨土一門，在今日最爲普及，然其修學，要不出以禪修淨。不惟於此博大精深之淨土學說，概置高閣，即向日所謂禪淨雙修之旨，亦未圓明。二三耆宿，亦惟以彌陀一句，橫截衆流，陳義未嘗不高，其奈初心懵懂何，甚至老氣橫秋，見欲研求講說者，即斥爲鸚鵡，深可嘆也。憶吾同學，初爲是講稿時，有人笑問說：你爲何甘作鸚鵡。吾同學曰：西方淨土中不有伽陵頻伽乎？使吾演說萬千，要不出阿彌一句，則往者華嚴之淨，天台之淨，唯識之淨，三論之淨，莫不往生有據矣。吾今述《阿彌經》論，昔賢言行，皆大經大法，但願聞者，即說起行，吾亦便不爲鸚鵡所呵也。今持省法師，最妙在念佛會中講說之，是真能體諒吾同學之苦心者。

他如，《般若與業力》等諸長篇文字，至本期皆已完篇，而敝刊三年來純一不雜之精誠，亦時得愛閱諸君之贊許，惟吾人默察近三年來，吾佛教界，堪稱安靜。換言

之，亦可謂冷落，蓋往年之擾擾攘攘者，概括之不外兩端：

一、屬於物質者如侵佔廟宇搶奪寺產等。

二、屬於精神者如創新佛教倡新佛說等。

其一，自基督失勢於北，於是僅存寺宇之擁有幾間老屋幾畝薄田者，得暫安靜。其二，新者自新曾不能動舊之一毫毛，倡之者每不旋踵而自喪所守，和之者亦不待久而興致索然，於是精神方面，亦暫得安靜矣。雖然，此之苟安，吾人詎得認為滿足，幾間老屋幾畝薄田，徒為獅蟲養老，有志僧伽，失學如故，白衣好佛者，既不欲新，亦不入舊，徬徨躑躅，虛度光陰，故吾人復嘆為冷落也。敝刊於此三年中，孜孜惟以普及佛法常識為務，不敢有所驚炫，明知無補高深，但為初心人，略示趣向正軌，實有不容自己者矣。

今後續刊，宗旨雖仍前一貫，篇次則稍有變通，然亦多採自閱者之意。如某君來函謂本刊既係雜誌性質，應隨時於佛界現狀，量加評論，又如某君來函謂除專著外，宜多作短篇文字，較為明快。凡此皆善能愛護本刊者，同人拜嘉，感何可言。今擬以七月一日為敝刊第四年一號發行之期，所以寬假時日者，一則俾同人得於內部一

切，盡量整理，一則尚冀閱者諸君，多有以教正之也。嗟乎，爲道不在多言，顧在實地修行耳，猶憶吾於第一年終告讀者曰：

我們幾個人，早幾年在佛法內，只努力着實地做事，雖然事業沒有什麼成就，忙碌兩個字，卻是實在。直到今年，修學上雖還是忙，不過編輯這本小冊子，倒是忙內尚可偷出時間來了。

閱者諸君，幸以吾人之所陳，折諸聖言，反求諸身，庶吾人不徒爲空言，則此「小冊子」者，吾人願之所在，即吾人修行之所在也，敢不兢兢業業，盡於來茲乎，編者和南。

（《威音》第48期）

關於養成弘法人才之商榷

這一天大概正是本刊三週結束之後不多幾日罷，有一位不速之客，突來本社，求見畏因居士，關於養成弘法人才一問題，有所商榷，所談種種，也很值得研究。於今且將當時一番問答紀述出來，願更與海內大德共同商榷一下。

客初問居士道：「貴刊以弘法爲唯一宏願，用力精勤，持論純正，固極足令人傾佩。今僕於弘法上略有所疑，願得一聞明教。嘗念學必依師而成，道必賴人而弘，何況佛法博大精深，遠超世間一切諸法。若非有善知識出世，廣施化導，養成一般弘法人才，又何能普度有情，紹隆佛種，使正法綿延於百千萬劫之後以至於無窮呢？於今環顧國中，發願弘法的人，固然不在少數。或弘法相，或弘唯識，或弘禪宗，或弘戒律，或弘天台，或弘華嚴，或弘淨土，或弘真言，此中號稱大師，受人崇奉者，未嘗不大有有人在。可是弘法的景運已能因之而開展麼？

弘法的人才已能因之而養成麼？我嘗讀歷代高僧傳，其中所記弘法人才，如譯經，如義解，如習禪，如明律，如護法，如感通，如興福，如經師，如唱導等等，都卓然有所建白，彰彰在人耳目。試問現今此等人才之養成，已有幾人呢？這種現象，在我們弘法工作之中，實在是一件可悲可嘆的事，未知大居士對此作何感想？」

居士聽了笑道：「如客所言，未免求之太急了。現今一般大師，承着中土佛教衰微之後，苦心弘法，正復不易，既無軌範可以依循，復有魔邪時加迷亂，而猶能毅然前進，盡力從事，雖未能使弘法的景運立刻充分的展開，也未能使弘法的人才立刻多量的產出，這中間也應當加以一番原諒。以鄙意觀之，若能假以時日，遇有機緣，那時自然有樂觀厥成之日呢。」

客聽了這個答覆，卻有些不以爲然，便道：「依我所見，卻恰與君相反。我不是有心輕視現今一般大師，只因我嘗求法於一般大師之前，踏破鐵鞋，坐破蒲團，終未能遇着一位明眼的善知識，爲我當機施教，使我得到一些真實的受用。竊嘗謂現今一般發願弘法的人，固未必真能弘法，而養成弘法人才的這件大事，決非可期望於他們，於今且待我將他們分析一下罷。我常常覺得他們中間，那些境界最高的人，自己對於這一個法字，未嘗沒有相當的認識，未嘗沒有相當的修持，也未嘗沒有相當

的證人。但是慧力未充，智光不足，往往不善當機，不善教人，使一般初心之士，末由鑽仰高深，終有不得其門而入之嘆。可是像這樣的人，便已經如麟角鳳毛，不可多得。其次焉者，自己也會切實做過一番工夫，但是他祇由一門而入，未能融通一切諸法，其結果遂陷於執一，以致受其教者，往往入主出奴，演為門戶之爭，褊陋冥頑，終不得聞圓滿清淨的正法。可是像這樣的人，還有一部分真實，也還要算是較高的一類。其又次焉者，自己雖然有志用功，并且也很能努力的用功，但是在方便多門之中，竟無一門深入。廣習諸教，都祇是淺嘗而止，當他自己正徬徨於歧路之間，卻從這迷茫的境界裏面，胡亂教人，以盲引盲，誤人自然不淺。可是像這樣的人，還是有心求法，也還要算是較高的一類，其下焉者，他實無法可弘，祇不過藉此做一個幌子，以弋取名聞利養而已。環顧國中，一般大師，多不出上述幾種之外，又何怪踏破鐵鞋，坐破蒲團，竟未能遇着一位明眼的善知識呢。依我看來，像目前這樣的情形，就是假以時日，遇有機緣，恐怕也不見得有樂觀厥成之日罷。」

居士道：「客之所批評者，殆因所遭之不滿，而不免流於憤慨，實則現今一般大師，大都可望其有成，不過要除去四病而已，果然能將四病除去，而又能假以時日，遇有機緣，那麼，樂觀厥成，我是可以擔保的，願客不要一